



晚霞消失的时候

文 / 礼平 图 / 李鸿飞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晚霞消失的时候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霞消失的时候/礼平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006-9639-1

I. ①晚…

II. ①礼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6344号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网址 www.cyp.com.cn
编辑部 010-57350404
门市部 010-57350370
印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
经销 新华书店
开本 660×970 1/16
印张 13.5
字数 158千字
版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
印次 2011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
印数 1-8000册
定价 23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引子

谁都有自己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弥漫在人生的岁月中，常常被自己看得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。但是，岁月流年，当你在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看这些已经淡漠的往事时，你也许会突然发现，自己的人生中早已留下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。
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多少人都是这样写出了，或者希望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小说。

我的经历也是这样的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我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年一样，生活中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值得那样欢乐的，欢乐和不值得那样忧虑的忧虑。可是，由于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我就有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段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往事。虽然我知道，我那时的生活平凡、平庸又平淡，但是，我的故事中那些不平常的人物，却使我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，心情都无法平静。

下面，我就要来讲它了。当然，正像一切人的经历在被写成小说时都不可避免的那样，它的某些情节已不再真实。为了使故事完整，我不得不虚构了它的全部结局，甚至虚构了一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物。然而，这故事的逻辑却是真实的。这样的事情，曾经发生，并且仍然发生在人间的各个角落，而且，只要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还没有毁灭，这部踉踉跄跄的历史还没有了结，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在许多人的身边。

拭目以待吧，朋友。假如你能明白这故事的逻辑；并且能

从前人的辛酸中找到善处它的办法,那么,当这样的事情终于也来到你生活中的时候,你不知会免去多少能够免去的痛苦,更不知会得到多少你应该得到的幸福……

春

在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少年的梦，总是非常的香甜、酣畅的。在我的故事开始发生的那天早晨，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。我不能说，那神奇美妙的梦境与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联系。然而梦是这样一种东西：它好像没有发生过，又好像确实发生过；它不是你命运中任何事件的起因，却又常常导致你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。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梦。而且，直到今天我都常常怀疑：梦，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，对于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那样无足轻重？

那天晚上，宁静的月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房间，照得遍地清辉如水。窗外那清新的月色使人神清智爽，睡意全消。于是，我从床上坐起来，悠然步出门外，踏进了无边无际的原野。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，正舒展着长长的身躯，引我走向远方的群山。夜晚的凉风，从广阔的原野上轻轻吹来，遍地的鲜花在月色中拂动。天空中，烟波浩渺的银河从天幕的这一端流到另一端。明镜般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宇宙深处，从那里发出美丽的光辉。

一个少年在梦中的行为从来都是不假思索的。我步履飘然地踏上了那条小路，竟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境界：

这是一个月夜的山谷，无数黑色的山峰高高地矗立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中，从四面八方把夜空围成一个镶有镂空花边的巨大的深蓝色玻璃盘。在山谷深处，一片明净的小湖，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，像是在微憩，又像是在沉睡。天空上浩繁的星河和黑黝黝的峰尖倒映在湖水深处，在微风吹起的阵阵涟漪中抖动。

当我的脚步踏上湖岸的时候，从我身边的花草丛中突然

惊起了一大片五彩缤纷的蝴蝶。它们忽地惊飞四散,继而又聚拢起来,随着轻风飘向湖面,在那里闪起一大片光辉!

我被这奇异的情景惊呆了。

那些令人目眩神惑的蝴蝶开始莫名其妙地迎风起舞。它们忽而成群地飘落湖面,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;忽而又飞出清波,直上夜空,在银河与繁星间闪烁。当它们在远处飘舞的时候,纷纷然就像是一片飞舞的火星。而当一阵轻风卷着它们从我身边群飞而过的时候,又像是流过千万朵燃烧着的火焰,同时满空中都是金属碰撞的轻微响声。

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神秘的魔术表演,把我的心整个儿迷住了。于是,我鼓起勇气,怀着一颗孩子的激动的心,冲着湖面、冲着山谷大声喊了起来:

“喂!这是什么地方——”

我的声音震动着那些飞舞的金翅,荡过湖面,消失在对岸的丛林中。

美丽的山峰静静地矗立着。蝴蝶仍在神秘地飞舞。湖水与山林一片寂静。

我开始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在湖岸上徘徊。就在这个时候,从对岸我声音消失的地方,隐隐响起一阵轻柔高渺的歌声。这歌声在微风中抖动着,由小而大,渐渐传遍整个湖面和山谷。在这安谧的夜色中,那歌声显得十分遥远而清晰,那抑扬婉转的旋律,显然是由一阙美妙而高深的歌词驾驭着,然而,我却一个字也无法听懂。我努力向歌声响起的地方望去,只见在那边山脚的林木中,正泛起一片微明。

我断定,发出那歌声的一定就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,并且也是这一切奇妙景色的操纵者。于是,我拨开遍地的花草,踏着清寒的泥土,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去……

然而,正当我努力要在那浓密的天涯芳草中寻找一条小道的时候,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在

我耳边大声响了起来,同时我的身体受到一阵摇撼:

“快起床吧,看都什么时候了!”

梦中的山林湖水和蝴蝶歌声顿时飞散得无影无踪。我使劲儿睁开眼睛,醒了。

晨色透过长长的窗帘,在房间里洒满柔和的光线。天已经这样亮了。我一挺身,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快点起来吧,孩子,你爸爸都起来很久了。”妈妈一边说着,一边离开我的床,走到窗前哗哗地拉开了窗帘。清晨的阳光,顿时倾尽满室。妈妈摸摸我的头,用指头指了指客厅,示意我小心再挨爸爸的训,便微微一笑,走出了房间。

我揉揉惺忪的睡眼,推开窗户,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,顿时睡意全消。

窗外,春天的太阳已从远远的角楼上升起,正在城市中数不清的玻璃窗上闪着快乐的金光。漫漫薄雾,正在公园和街道的林木间渐渐消散。柳荫遮蔽的街道上,来来往往的汽车、电车和自行车一闪而过,远处的工厂已经开始升腾起浓烟,车间中不断传来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和汽笛的长鸣。

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早晨,整个城市已经开始活跃起来,这个世界的又一天生活开始了。对于那时的我来说,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啊!

我站在窗前用力运动了几下双臂,一边心满意足地回想着那个令人愉快的梦境,一边开始穿衣服。但就在这时,客厅里传来爸爸那浓重的江西口音:

“看看你桌子上的表!都什么时候了,还在睡觉!简直不像话!”

我悄悄穿好衣服,溜进盥洗室,心情不像刚才那样欢乐了。

爸爸似乎仍然在生气。他很重地放下碗筷,离开了桌子,从自己房间里拿起皮包准备去上班,但是走到门口又停住,隔

着走廊冲我大声问：

“喂！你今天上课要不要跟我的车一起走？”

这突然的发问却把我吓坏了。

今天是他那个兵种的联合演习，他一早要赶到现场的途中，正好经过我们中学。本来，坐爸爸的汽车走上一段是件很美的事情，这样的事在我考上中学后简直还没有过。可是，由于昨天晚上刚刚挨过爸爸的训，我现在真怕坐到他的车里去。

“不要，我得先上公园……”我赶紧回答，但马上就知道了这句话又答错了。

“又去玩吗？”果然，爸爸生气地把门砰的一声重新关上了。

“不，我要去那里温习功课。”我打着满脸的肥皂，伏在洗脸池上怯生生地说。

爸爸的脚步声走向盥洗室，我的心跳得更厉害起来。

门口出现了爸爸威严的身影。他那身笔挺的军装今天好像有点吓人。我接着哗哗的水龙头，拼命冲着脸上的泡沫，尽量不去看他。

“骑车子去吗？”爸爸站在我身旁问，声音温和了一些。

“嗯。”

“时间够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光知道嗯！”爸爸没好气地说了一句，便从手上取下一件硬东西，啵啵一声放在镜台上。“上课不许迟到！”说罢，转身走了。

走廊里传来爸爸下楼梯的声音，随后，汽车的门在院子里砰的一声关上，随着一阵马达声很快远去了。

我这才放下心，擦干脸上的水珠抬起头来，这时我才发现，爸爸把他的手表给我留在镜台上了。

一阵感激和轻松，使欢乐又重新回到我的心头。我高高兴兴地抓起爸爸的大手表，松松垮垮地往手腕上一套。然后，把

毛巾丢在洗脸池里，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。我把课本、作业和文具收进书包，抓起来就跑向客厅，只见爸爸没吃尽的早点还放在桌上，于是，我把它们也统统塞进书包，端起盛粥的小锅就匆忙地喝了起来。

这些举动，都被正准备去上班的妈妈看到了。她一边收拾文件，一边冲我喊道：

“又吃剩饭！你的饭在厨房那儿，自己去端！”

“不用，来不及啦！”我匆匆喝了几口，拉开门就往楼下跑。

“你就那么忙吗？”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地叫道，“吃饭都顾不得啦？”

这时，我已经从楼梯底下推出自行车。我跨上一条腿，冲着楼上喊道：“妈妈，帮我把被子收拾一下！”

“像什么话！懒死了……”

“就这一回！”说完，我不再理会妈妈的抱怨声，使劲蹬动车子，就像一只出窝的燕子，一溜烟飞出了家里的院门。

大街上，朝阳明媚，晨风清凉。我骑着车子，卷在上班人流的潮水中，沿着干净整洁的街道一直向公园飞去。

在这个公园的山后，有一片浓密的树林。每年春天，当千树竞发、万木吐翠的时候，这里便空气清新，生机勃勃。高大繁茂的树木遮挡着阳光，在林中投下大片阴影。地上新发的青草就像是一层崭新的绿毯。积年的腐叶和潮湿的泥土被覆盖在下面，散发着阵阵清香。

就在这片浓密的树林中间，有一块绿草如茵的空地，那里有一座不知是哪个朝代修下的石筑高台。这座高台已经倾颓破败了，四面的砖壁上长满了灌木和青松。台顶上，汉白玉石的栏杆已经残缺不全。巨大的铺地青砖也破碎了。碎砖乱石中，长满了青苔绿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或紫色的小花。在石台的东面，有一条台阶直通高高的台顶。

我骑着车子飞快地来到公园后门,存下车子后,便沿着弯曲曲的公园小径直奔山后的密林。当我终于钻进这片空地,大步登上台顶,坐在石栏杆上以后,快跑后的喘息和心跳很久才平息下来。

我环顾了一下四周,林中一片寂静。除了栏杆外面的青松伸出枝梢,探头探脑地张望,以及参天古柏上倒挂的藤萝在晨风中轻微地摇动外,林中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我打开书包,一边掏出点心啃着,一边拿出我今天早上必须温习的俄文课本。我皱着眉头翻了翻这门我最讨厌的功课,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。我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昨天晚上在我房间里发生的情景,又浮现在了眼前……

“你把这一课给我背出来。”

爸爸此刻正和妈妈一起坐在我的桌子面前,手里拿着我的这本俄文书。由于背向台灯,他们的脸部都很暗。

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沿上,应付着这场不曾防备的考试。说实话,我根本无法把它背下来,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的作业。但爸爸向来是严厉的,他说的话在家里也是命令。于是,我硬着头皮去背他随意拣出来的那段课文。倒霉的是他偏偏选了一段最难的。我只好尽量背得快一些,管它对不对,只要显得熟练就有可能混过去。可是当我咿咿呀呀地背完了以后,爸爸却摇了摇头:

“不对,许多地方都错了。”

“没错吧?”我试探地看着爸爸的脸。

“我说错了,就是错了。”他在灯影里用严厉的眼睛看着我,“你自己看看吧:这里,这里,都错了。还有这里,落了整整一句。”

“这里也错了。”妈妈也指出一处,并重复了正确的读法。

这可真是糟糕透了。三十年前,爸爸妈妈都在苏联学习过,这点俄文当然难不住他们。

我的脸红了。

“一个学生，不老老实地学习功课，投机，取巧，这叫什么态度？”爸爸声色俱厉地说着，好像我是一个只知淘气的糟糕透顶的学生一样，这更使我满肚子都是委屈。

“爸爸！在学校里我的各门功课都是最好的，就是俄文我实在受不了，它实在太枯燥了！”我忍不住为自己争辩起来。

本来嘛！我在学校里所有功课都学得不错。不管是文史地还是数理化，我的成绩都足以叫爸爸自豪。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们。记得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常翻弄爸爸的各种军事图表，那上面无数漂亮的箭头、线条、符号和标志勾起了我对军事科学的无限兴趣。那时爸爸就告诉过我：现代军事科学，就是地理学、天文学、物理学、化学和数学！我把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。几年以后，当我从小学进入高年级以后，爸爸的这些话竟使我获得了一种大概是很独特的学习方法。这就是当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这几门课程的时候，我都能把它们与种种可能的战场需要联系起来，这就使我的学习充满了幻想和趣味。因此，我学得也十分用心和带劲。渐渐地，我习惯了在各种难题中去发挥我的联想，考验我的智慧，并使我的所有成绩都名列前茅。但是俄语，它算什么呢？在学习第一课的时候，整整一个班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喊什么：“妈——妈”，“爸——爸”；学习第二课的时候，大家又跟着喊：“桌——子”，“椅——子”；然后又是“工——厂”，“农——庄”什么的。这有什么意思！在我看来，这不但无聊，而且滑稽。我一点也不喜欢它，而且也断定我将来根本就用不着。所以，当俄文教学进入语法阶段的时候，那些莫名其妙的变格就把我完全搞糊涂了。去年考试，这门倒霉的功课使我破天荒第一次闹了个不及格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就不再夸奖我，而是越来越严厉了。

“在你的成绩本上写着一门不及格，能说明你学得不错吗？”爸爸用指头敲着书。

“我根本就没指望它及格。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？将来我一不想当翻译，二不想出国……”

“有什么用？”爸爸奇怪地看了妈妈一眼，“你看他问的这个问题有多奇怪！”

妈妈笑笑，什么也没说。显然她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。她只不过希望我的每一门功课都能学得出色就是了。

“我问你，”爸爸合上书放在膝盖上，“在我们的部队里，战士们天天要出操，可是齐步走和立正在作战中有什么用呢？难道有一个士兵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吗？”

我不说话，但我心里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。

“谁也不会提这样愚蠢的问题。”爸爸继续说，“因为每一个军人都晓得，军队必须具备严格的纪律才能作战。而纪律在战争中既不是一种战术，也不是一件武器，而是一种素质。你记住，是素质！一种素质比一百种战术、一千件武器都重要。那么，你们做学生的是否也需要一种什么素质呢？需要的。这种素质就是善于学习，善于记忆，善于思考。要知道学校里开了这样多的课程，并不仅仅是为了教给你们那些专门知识，不，这种全面的学习还在于培养你们一种善于学习的能力。善于学习，你懂吗？如果你能学到这一条，天下的本事都是你的！”

他说着，一根竖起的指头还在空中一挥，好像天下的本事都在这根指头上拴着，他想丢给谁就丢给谁似的。

“不错，你今天学的东西将来并不一定都会用得着。但是我的孩子，你又怎么能知道你将来用得着什么而用不着什么呢？人是很难事先挑着你以为用得着的东西去学的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学任何东西都不会多余！”

“孩子，你爸爸说得对。我们从前也学了很久俄语，到后来几乎一点也没用。但是，那种学习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。它的好处现在我们还能感觉得到。”

爸爸对妈妈的插话很满意，特地向她点了点头。

“妈妈，我根本办不到！”我叫了起来，“没有兴趣的事我得花十倍的力气去做它。您不知道为了这门倒霉的俄语我熬了多少夜了。今年市教育局难得举行一次数学竞赛，我没有能得奖，就是死抠了俄语的过……”

“糊涂！”爸爸把书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，发火了，“我不要你去争什么竞赛，我要你的知识全面发展，我要你完成党交给你的所有学业！什么兴趣？那是你学习的出发点吗？年纪不小啦，孩子，不是你抱着木头枪爬在泥巴里玩打仗把戏的时候了！”

爸爸把手撑在膝盖上，摆着威严的架势。我再也不说话了。

桌上的小闹钟滴滴答答地走着。渐渐地，爸爸的声音遥远了，变得模糊起来，直到妈妈说：“孩子已经困了，别再难为他了。”爸爸才愤然离去……

我坐在石栏杆上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还得温它呀！”我拍拍手上的点心渣，收敛起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，没精打采地翻到了昨天的那篇课文。

这是一篇糟糕透顶的课文，全课一句吸引人的话也没有，又那样长，简直没意思透了。我草草看了一遍，打算把它背下来，但是不行，我心里好像总不太踏实。于是，我又看了一遍，果然，几个嬉皮笑脸的单词藏在字里行间，正狡猾地看着我。

我使了使劲，努力把它们的面目记住了。

可是，当我再一次准备去背它的时候，却被一种什么声音吸引住了，我的心不禁一动。

这声音很轻，但是也很近，好像就在高台的下面。我仔细听了听，似乎是有个人在下面读着什么。

“怎么，这里已经有人了？”对于有人闯进我这片寂静的小天地，我心中感到几分不快。但是，当我再仔细地听了听以后，马上便听出下面是一个女孩子也在读外文！我们是男校，对于

女学生们向来很少接近，所以心一下子就慌了。我悄悄跳下地，轻手轻脚走到对面，用手指顶着栏杆向下望去，马上就发现了这个“入侵者”。这是一个穿着淡蓝色外衣和浅灰色长裤的女孩子。她正横坐在一尊张牙舞爪的青灰色石兽的背上，聚精会神地读着手中一本厚厚的外文书。因为她低着头，我完全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能看到她那不算长的双辫披在肩后，再就是那白色的衬衫领口里，扭来扭去的脖颈清晰可见。这个女孩子悠然自得地读着，一边读一边还不停地来回晃动着两条伸出去的长长的腿，根本不会想到附近早已有了人。天晓得她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，我居然一点也没有发现。

此刻，几束阳光正挤进树叶的缝隙，倾泻在她周围的草地上，使这个神态安详的女孩子和那尊昂首怒目的石兽，一同坐落在一片晴翠之中，构成了一幅十分美妙恬静的图画。

我退回来，心中茫然了。

该怎么办呢？溜掉？去路已被她挡住了。从后边跳下去？又太危险。悄悄地躲在这里？可躲在一个女孩子附近偷听人家读书算什么事呢？要不，什么都不管，读我自己的？唉，那可不行，我这蹩脚的俄语叫她听到会笑掉牙的——我可领教过这些女孩子的厉害。有时，你是什么事没弄好，一个女孩子的嘲笑比一班男生的哄堂大笑还叫人难堪呢！我有些打不定主意了。

她在下面的朗读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。很快我便听出那不是俄文而是英文。由于平时接触的读物趣味迥异，所以我对英文的兴趣反而更浓一些。但我从未发现我竟能从别人的朗读中听出一些单词和短语来。于是，我一边在肚子里打着主意，一边怀着几分好奇听了起来。

她在下面念出了一个长句，我听出，一个词是“王冠”。记得是在和一个同学谈天中偶然讲到它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记住了。但她那句话的完整意思我却听不懂。

她又一口气念了一个整段。由于她读得太快，我只听出最后一个词是“命运”。但是，前面那个词冠我没听清，所以，弄不清是个好的命运还是个糟的命运。不过，那句话反正与我眼下的处境无关。

她念得简直太棒了。又有一个清晰的词是我非常熟悉的，但一时又忘了。我咬着嘴唇想了半天，终于想起了那句译自法语的欧洲名言“彼以剑锋创其始者，我以笔锋竟其业”。这句话好像与拿破仑有关。她念的那个词就正是这里面的“宝剑”。

王冠？……命运？……宝剑？……

她念的究竟是什么？我不禁被吸引住了。那一连串和谐的元音说明这是一首长诗。随后，我又断断续续听出一些关于宫廷谋杀和贵族决斗的只言片语，这又说明那一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故事。这可真使我大大地嫉妒了起来，因为我这个蹩脚的俄文学生要听懂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。

“反正我听不懂！”我这样想着，低头看看手中那本露出一副苦相的俄文课本，开始想到我的功课了。是啊，人家倒是念得扬扬得意，可我总不能叫她给困在这里不得脱身啊！

真是“情急生智”，我考虑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将她轰走！我想，只要我突然爆发出一阵大喊大叫，她一定会吓得赶紧离开的。我知道那些胆小的女孩子，只要你显得蛮不讲理，她们便会忙不迭地逃得不知去向。

主意一定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我又反复想了想，觉得这样十分妥当。于是，我又轻轻回到老地方坐好，并把那篇课文重新看了几眼。等我确信很有把握了，便憋足了一口气，冲着天上、冲着半空中那根倒挂的藤萝，突然爆发出一连串的大叫。这叫声是这样响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念过外文，而这样的喊叫一经开始就再也无法收住了。那一连串的俄语单词，就像是被轰出笼子的鸡一样，叫着，扑打着，乱七八糟地飞向空中。